

群众演唱丛刊

(曲艺专辑)



河北群众艺术馆 编印
曲艺工作室
1963.12

編者的話

《群众演唱丛刊》包括戏剧、曲艺、歌曲等十六个专辑，其中的作品絕大部份是建国以来，全国各地刊物上发表过的优秀作品，也选入了一些抗日战争和土地改革时期，富有革命传统意义的戏剧和歌曲。这些作品都是反映现实斗争生活的好作品，具有较高的思想性，主题明确，在编选的时候，我们注意到了题材和形式的多样性，从各个方面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崭新面貌，其中有歌颂三面红旗和歌颂新人新事的、有反映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有揭露地富反坏特务份子破坏活动的；有反对包办婚姻、反映新家庭、新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有反对封建迷信，显示农村新风气新面貌的……总之，这些作品都是用社会主义、爱国主义、国际主义思想向农民进行宣传教育的优秀节目。在编选过程中，也考虑到农村业余艺术团体的特点，所选的作品都是适合在农村排演，群众喜闻乐见的。

在农村的业余文化活动中，普遍的唱起新歌，说起新书，演起新戏来，是个艰巨而又意义重大的任务，它不只是人们玩玩乐乐的问题，而是社会主义文化在农村占领阵地的問題，希望专业和业余的文艺工作者同志们共同努力，把这一工作作好。

这部《群众演唱丛刊》編輯时，由于人手少、时间短，缺点一定少不了，請同志们多提些宝贵的意見。

目 录

韓 英 見 娘 (京韵大鼓)	王中一 (1)
江 姐 进 山 (鼓詞)	刘国臣 (6)
劫 刑 車 (快板書)	李潤杰、夏之冰 (8)
借 搖 車 (唱詞)	王 彻 (19)
三 棵 白 楊 (唱詞)	王 彻 (23)
紅 石 榴 (鼓詞)	刘世广 (28)
黎明的战歌 (京韵大鼓)	朱学穎 (31)
鬼 难 拿 (說唱)	思 奇 (37)

韓英見娘（京韵大鼓）

王 中 一

秋风陣陣湖水茫茫，
千里洪湖暗日无光。
反动派捲土重来凶焰万丈，
革命者前仆后继百炼成鋼。
有一位紅色的战士韓英同志，
这位姑娘，一顆紅心向着
党，为革命、头断血流斗志昂，
称得起无比坚强。
自从紅軍离了洪湖境，
彭霸天勾結白匪凶似虎狼。
把赤卫队包围在孤島上，
那韓英掩护突围被押进了彭
家乡。
彭匪妄想收买赤卫队，
立逼韓英写信招降。
非刑用尽全然无效，
将韓英只打得遍体鱗伤。
几番昏厥又苏醒，

見窗櫺外射进来淡淡的目光。
紧咬牙关扶墙站起，
哎呀！只觉得渾身疼痛透骨
钻腸。
扶着窗櫺朝外望，
但只見滿天云雾日色昏黃。
白茫茫的湖水翻波浪，
一陣陣秋风吹透了衣裳。
不由人想起了队里的那些同志，
不知道今夜他們在何方？
似这等西风颯颯的深秋夜，
能不能有个避风的所在免受
寒凉。
同志們要注意健康保持战斗力，
这艰苦的日子不会久长。
她正自眼望湖水把同志們悬

念，
呀！忽听得一阵脚步响，
牢门的铁链响啍啍，从门外
射进来一道寒光。
見一个匪徒手提灯笼头前
走，
在后面跟随一位白发苍苍的
老大娘。
哎呀！原来是我那年迈亲人
生身的老母，
娘怎么会深夜来到彭匪的牢
房？
哦，不用說那老贼非刑逼我
难遂愿望，
这才又强逼娘亲来劝我投
降。
哼！狠心贼你連个年近的媽
媽都不肯放过，
任凭你施毒計也是枉費心
腸。
見匪徒放下灯笼回身就走，
老娘亲站立不稳步履踉蹌。
有心要上前搀老母，
哎呀！可別叫老娘看我这一
身伤。
忙扯了扯衣襟把伤痕擋，

又整了整鬢发强忍着悲伤。
满面带笑把亲娘叫，
說：“娘啊！这么冷的天
气，您怎么才穿这么少的
衣裳？”
老人家拉住爱女說：“他們
可曾难为你？”
韓英說：“娘請放心，匪徒
們不敢把儿伤。”
老韓母見撕破的衣襟心中一
动，
仔細一看无数的伤痕在衣內
藏。
說：天哪，怎么把你打的这
个样？
罵了声彭霸天你真是丧尽天
良。
韓英說：“娘啊，您可別太
难过，
您要是难过，女儿我更要悲
伤。”
老人家强作笑容說：“娘我
不难过，”
言至此，悲声哽，把脸揚，
点点泪珠洒胸膛，走上前
来就抱住了姑娘。

那韓英敢緊挨着娘說：“您
先坐下讓兒我好好看看
娘。”

今天能見娘一面，
就便是天塌地陷也无妨。”
老人家顫顫哆嗦坐在干柴
上，
說：“兒啊，沒想到咱們母
女相會在牢房！”說罷又
淚兩行。

那韓英忙給娘來擦了擦眼
淚，
跪在娘的膝下把臉高揚。
說：“兒記得娘您常常對我
講：

二十年前彭霸天強占咱家的
地和房，

您和我爹被趕到洪湖上，
只剩下一支破船把身藏。
正赶上數九寒天風雪緊，
娘您生我在船艙，
艙內的北風呼呼响，
湖上的雪花白茫茫，
娘怕我冷把兒日夜貼在胸口
上，

一家人全靠打漁度時光。

彭霸天聽說爹娘沒有死，
狠心賊又派人搶走漁船，

可憐我爹爹在棍下亡。
若不是來了恩人共產黨，
咱母女早已不知死在何方。
這二十年的冤仇二十年的
恨，

女兒我時時刻刻記在心房。”
韓母說：“這血海深仇我那
能忘，

你別看娘老啦，我還能認清
誰是恩人誰是豺狼。
告訴你罷，那老賊逼我來勸
你，

勸你寫信去招降，
我知道你若寫了怎么能對得
起受苦的窮人和共產
黨，

可是啊，你不寫天明就要離
開娘。

你听，催命的更鼓不住的
响，

怎能不叫娘心傷！”

韓英說：“生我的是娘，教
我是黨，黨的恩情勝過
娘。

为革命砍头只当风吹帽，
为了党，流尽鲜血也荣光。
娘啊！儿死后将儿埋在洪湖
畔，

将儿的坟墓向东方，
让孩子常听见那洪湖的浪，
让孩子常见东方的红太阳，
让孩子重见家乡得解放，
让孩子能见红军归来把白匪
消灭光。”

老人家不住将头点，
说：“儿的话，为娘牢牢记
心上，

你能这样娘我高兴，
为了咱们穷人，为了革命粉
身碎骨本应当，与咱家祖
上也增光。”

这时节人声嘈杂不住嚷，
“快开门！老太爷要进牢
房。”

一对红纱灯在前面引路，
在后面跟随匪徒一大帮。
彭霸天手持着胡子迈 着 方
步，
一双贼眼不住的放凶光。

“嘿嘿嘿！”奸笑了几声

说：

“老姐姐劝的怎么样啦！
我知道你女儿是个听话的姑
娘。”

韩英刚要回答老人家使了个
眼色，

冷冷地说：“我的孩儿就是
孝顺娘。”

那老贼喜出望外说：“果然
不出我之所料，

只要你一说她一定答应去招
降。

姑娘，常言说：浪子回头金
不换，

早这样你又何必把苦来尝，
你看，这儿有纸笔姑娘你整
罢，

快叫赤卫队解除武装。

告诉他们，我保他身家性命
全无事，

要钱给钱，要地给地，要房
给房。”

韩母说：“儿呀！娘说你写。”
说着话拿过笔砚就递给姑
娘。

“你写上队员们一定要坚持

到底，
敌人的日子不久长，
等到紅軍回来賀龙將軍到，
活捉彭霸天把白匪消灭光。”
那老賊一听气急敗坏連連后
退，
张牙舞爪就好象一只受了伤
的豺狼。
連声說：“快把这共匪婆給
我狠狠的打！
韓英，我看你招降不招降？
可別怪我心毒手辣，
这是你送你母亲去見閻王！”
呼啦啦！众匪徒如狼似虎一
拥而上，
韓英挺身护住了娘。
指着彭匪說：“我把你这絕
灭人性的野兽，
死到临头还要把人伤，
火海刀山我一人受，
你不要难为我的娘。”
老人家正气凜然說：“孩儿
你甭管，
有什么杀身大禍娘承当。
娘要你象洪湖上的青松，經
得起寒霜大雪，

娘要你象洪湖里的巖石，經
得起浪打风狂。

娘要你象洪湖里的流水永远
洁白透亮，

娘要你象洪湖边的葵花永远
向着太阳。”

說話間脫下衣裳給韓英披
上，

說：“孩子！穿上这件衣裳
就好象娘在身旁。

千万可不要以娘为念，
即便是打死了娘，你也不能
投降！”

那老賊連声叫道：“快給我
带走！”

老韓母毫无惧色走出牢房，
那韓英一腔怨火高万丈，
恨不得活剝了彭匪才称心
腸。

到后来韓英被救，重返洪湖
上，

配合紅軍解放家乡，活捉彭
霸天，救出老娘，千里洪
湖重見了太阳。

江姐进山（鼓詞）

刘国臣

霧散云斂雨初晴，
微風輕飄春意濃，
一排排搖曳垂楊柳，
几处处桃李花正紅。
江姐她离山城踏上合川路，
满怀喜悅往前行。
近看水綠水幽幽十分秀，
远看山高山巍巍一色清，
平坦坦田野望不尽，
重迭迭峰連着岭来岭連着
峰，
碧蒼蒼树木頂天立，
挺拔拔好似农民武装子弟
兵。
我仿佛看見紅旗迎風展，
众同志持刀挺槍显威風；
我仿佛看見老彭面含笑，
不畏难不惧險乐观又从

容。
曾記得去年此時別此地，
你进山我又回到重慶城。
一年來农民武装增多少，
如今战斗在哪个山峰？
也不知你的身体怎么样？
也不知你的病勢可減輕？
也不知衣裳穿沒穿坏？
也不知毛衣还遮不遮風？
現如今我与你又要并肩来战
斗，
革命的夫妻間最懂得愛情。
你要看見孩子的照片一定很
欢喜，
还請你这沒見面的爸爸起个
名。
江姐愈想愈高兴，
脚步加快往前行，

天近黄昏到了合川，
抬头望見一座小城。
城門下人群簇拥暗叹息，
众乡亲交头接耳憤不平。
江姐她滿腹疑团難自解，
走向前仰望城樓吃一驚，
一棵棵人頭高懸城樓上，
江姐怒從心起火燒胸。
默祝烈士們永不朽，
為革命碧血忠魂貫長虹。
江姐她忍怒把布告看，
復仇的種子埋在心中。
這布告如同電流把她吸引
住，
痴呆呆兩眼冒火星。
血斑斑布告在眼前亂浮擺，
只覺得天旋地轉耳嗡嗡。
轟隆隆一聲霹靂天色變，
天蒼蒼四起烏雲遮晴空。
風淒淒吹得江姐心打顫
雨蒙蒙好似淚水悼英雄。
明寫着華鎣山縱隊政委彭松
濤，
偏是她不相信自已一雙眼
睛。
雨霧中露出他那熟悉的臉，

血淋淋不忍看也能看清，
大眼睛如同明星射怒火。
我知道你不見勝利目不瞑，
你睜眼睛是看遭難的众百
姓，
你睜眼睛是渴望解放盼光
明。
我這里老彭老彭輕輕叫，
為什麼叫你十聲九不應？
你不是上山指揮游擊隊？
你不是夜闖敵營襲匪兵？
你不是準備解放重慶市，
你不是約我戰鬥到天明？
你常說一分熱要發十分光，
願為革命獻終生。
你愛誦“人生自古誰無死，
留取丹心照汗青”。
這聲音尙存人不在，
怎能叫我不傷情！
實指望并肩作戰到天亮，
不料想東方欲曉喪英靈。
她眼望城樓默呼松濤，
竹筍在城下再叫你一聲，
革命同志前仆後繼，
你們的遺志我們定完成。
她熱淚滿眶強忍住，

只觉得肩上担子实不轻。
蒋家王朝哭不倒，
纪念战友靠斗争！
泪如海水肚里咽，
恨压山川藏心中，
怒火烧起三千丈，
不推翻蒋家王朝恨不平。
天大的悲痛压不倒，
她好似笑傲严寒一棵松
迎着风雨朝前走，

风雨再大也吹不倒高山峰。
她仿佛看见战旗迎风摆，
自由的热血把它来染红；
她仿佛看见熊熊火炬冲天
起，
明晃晃照亮革命万里程。
这时候，华为赶上来，
两个人昂首阔步奔山峰，
走过了一夜山路风雨住。
旭日东升满天红。

劫 刑 車

(快板書)

李潤杰 夏之冰

华蓥山巍峨耸立万丈多，
嘉陵江波浪滚滚象开锅，
赤日炎炎似烈火，
路上行人烧心窝。
突然间黑云密布遮天日，
嘩嘩嘩，一陣暴雨似瓢泼，
霎时间雨过天晴散了热，

长虹瑞彩照山河，
清风徐来吹上人爽，
哎！有乘滑杆正在下坡。
(白)那位說滑杆是什么，
是一种山区用的交通工具，
两根杆穿一个座椅，抬起来跟小轿一样，老年人

上山走不动，坐这种滑杆是又稳又快又保险，可也得棒小伙子来抬，要是叫我抬就热闹了，一上肩就打晃，走到山间边上眼一晕腿再一哆嗦，保险连滑杆带我一块往下折。

这抬滑杆了是两个棒小伙
儿，

长的是胸宽背厚粗胳膊。

黑油油面孔精神抖擞，

短裤短褂透着利落，

走起来两脚好似没沾地，

要论快他们经常比赛追汽

车

这滑杆上支着一个白布棚，

棚下边坐着一个老太婆。

嘿！这位老太太可真阔，

黄瞪瞪大赤金的首饰头上别

着，

身上穿肥大的裤褂是银灰

色，

这个料子本是九丝罗，

手里摇着鹰翎扇，

胳膊上带着透明碧绿的翡翠

镯，

钻石的戒指放异彩，
闪闪发兰把眼夺。

脸上看慈眉善眼精神好，

腰板儿不塌背不驼，

不晕不喘不咳嗽，

年纪就在六十多，

看样子能活上二百岁，这还

是少说。你若问她是哪一

个，这就是我们地下党武

装纵队司令威震川北的双

枪老太婆。

在前头抬滑杆的是华为，

抬后头的叫金戈。

这两人心里好象着了火，

老太婆心里着急脸上还是很

沉着。

急的是纵队政委江姐遭逮

捕，

被叛徒出卖就在昨天晚上八

点多。

这个叛徒名叫甫志高，

地下党联络地点他知道，许

多的暗号他懂得。

有几个同志被他告密遭陷

害，

这一次下乡又把江姐来捉。

今天一来救江姐，二来是除叛徒，老太婆亲自下山劫刑車。

今天下午四點鐘，
刑警車開往重慶中美合作所，

可靠的情況已掌握，
車一到大石橋頭就動作，
老太婆下山時雖然布置好，
怕的是敵人臨時玩出別的鬼花活，

恨不得馬上救出江政委，
恨不得一槍打碎叛徒的後腦亮。

這滑杆走在公路上，
簡直跟飛起來差不多。
跟前來到大石橋，
老太婆注目看明白，
橋頭上站着鄉丁八九個——

今天是特別嚴啊！

搜查行人亂咋喝，
橋頭路旁有個大茶館，
天棚下，沒人喝茶盡是空桌，

老太婆看吧忙吩咐：

“伙計們抬到茶館去歇着。

你們太累了，吃点東西喝點水，

每人打二兩好酒喝。”

“謝謝你、老太太。”

說話間來到大橋口，

鄉丁們大喊一聲把槍托，

“站住，滑杆從那兒來？”

“從余家壩，別吵！

你們咋咋呼呼的震耳朵。

又要檢查嗎？東西就在滑杆上，

有什麼話到茶館里边說。”

鄉丁們一看，喲，老太太真闊呀！

聽話喳兒這個主可惹不得。

她兒子不定得多橫哪！

趁早別捅馬蜂窩。

也許是那個大官的媽媽老太太要不就是……

他們心里不住的亂猜測，

眼看着老太婆坦坦然然進了茶館兒，

他們看了滑杆又摸了摸，

（白）這滑杆真好哇！

隨着也都進了茶館兒，

見老板娘正和老太婆把話

說，

“你老是喝茶還是吃鮮貨，
有甜食蜜餞，，咱們這的江
米粿糟最好喝。”

“給我泡杯龍井來碗粿糟
蛋，

你問問我那兩伙計要什
么？

看樣子這條路上又很緊哪！

卡子口今天也加多啦。”

“哎，可不是嗎，聽說共產
黨要攻城。”

“哪兒有那么厲害？”

“您老人家可不曉得，

到城里趕集都危險，

不知哪會兒就炸窩。

留胡子的老头都不敢進城
去，

也不知謠言都是誰說的。”

“老头怕什么？”

“嗨！前幾天說是縣里要抓
個蘭胡子，

可了不得嘍，看見老头他們
就捉。

什麼大胡子、小胡子、黑胡

子白胡子、花白胡子、

黃胡子，

他們滿不論顏色。

那天老头還真不少，

他們抓了足有三百多，

結果還是都抓錯了，

鬧了半天縣里是要抓姓蘭的

胡子，你說缺德不缺德，

那一次把老头全都吓病啦，

這個事還不讓往外說哪。”

在這時候來了個鄉丁小

長，

笑嘻嘻的叫聲老太婆：

你老人家從余家坨來看見共
產黨了嗎？

聽說走馬嶺那邊特別多，

已經成了共產黨的天下啦，

你老聽說沒聽說？”

“聽說啦，有錢有勢的都
跑了，

縣里头也不派兵去捉捉。”

老板娘放下水碗插上嘴，

“噓，捉什麼，捉住一個得

出來百個，

共產黨也不知道怎麼那么多，

說城門口那兒貼着大告示，

共产党的头目里有个双枪老太婆。

双手能打枪还都特别准，
叫誰死誰就甭想活。

她要說打鼻子不打眼，

說打眼珠都不打眼窝。

这个事儿听着都神啦。

那有这么大能耐的老太婆！

这乡丁队长說了話，

“哪有！你不識字儿呀，你

这門口貼的是什麼？

这张告示就是通緝令！

懸賞捉拿双枪老太婆。

誰能抓住給誰一万块，

我說老太太你說这一万块不
得装一大筐籬，

堆起得有这桌子这么一堆
吧？”

“多的多！”

“我就知道还得多嘛！

我要能抓住老太婆可就闊
了。

升官发财坐汽車，

还能再娶两个小老婆。”

“小伙子你看我能值一万块
嗎？”

“哈哈，你老人家怎么說这
个？”

“你要发财这样儿可危险，
老太婆的双枪专门打脑壳！

这小子一听机灵打个冷战，
从脊梁沟冒凉气，渾身一

抖，脖子一缩，舌头伸出
来一寸多，

拿手现往回揉，哎哟哟，一
个劲儿胡噜后脑壳。

他一回头見几个农民进了茶
館，

再一看远处也有人交头接耳
的直湊合。

哎哟不好，今天这里要出
錯，

怎么四外来人这么多呀？

又一想，怕什么，共产党来
了我就交枪，

連这身制服一块儿脫。

这老太太身上都是宝貨，

我这发财的机会很难得，

把她騙到崗楼，这些东西都
归我，

不給錢，伸手就楞夺。

“哎我說老太太这风声不好

哇，西家人李敬告是”

快跟我到崗樓去躲躲，
一会儿我派人送你进城去，
給你雇一輛又快又穩的小汽
車，
比坐滑杆强的多。”

“小伙子你的心眼真不錯，
这件事一会儿咱再說，
你先看看外边誰来了？
快叫这孩子进来把茶喝。”

“您的孩子？”

出門来看，眼前之人 好 神
气，

文明棍就在手里戳，
巴拿馬草帽头上戴，
墨光眼鏡把目遮，
派力斯的制服是米黃色，
金壳手表帶在他的左胳膊。
后跟馬弁警察七、八个，
盒子枪都在腰里別着。
这小子一看是警察局长，
頓時两腿打哆嗦。

“报告局长，您来巧啦，你
的老太太在屋里喝茶正歇
着。”

“什么老太太？”“就是您

……媽媽……”

“混蛋！我媽早死了！
要不就是您姥姥。”

“放屁！”啪！伪局长揚手
就是一巴掌，

哎哟！这家伙疼的轉了三磨
磨。

反正是你老太太，那还有錯
嗎？

他还說哪，咀里还不住的直
嘚嘚，

“你們人都到哪去啦？

放走共产党我把你們一齐都
枪毙，

快去叫他們全体到这儿来集
合，”

“是！”

伪局长一晃肩膀进了 茶 館
几，

猛抬头見对面坐着一位老太
婆，

啊，这……你 是 干 什 么
的？

老太婆微微一笑把話說：

“局长先生好健忘啊！不認
識我啦？

你亲口判处我死刑，
大概你还能記得！
我孤身越獄逃出去，
你帶領大隊人馬把我捉，
你連夜追了我五十多里地，
到現在這才三年多。
今天你們又懸賞通緝我，
我來了你想把我怎么發落？
偽局長撤步要掏槍，
老太婆，蹭！掏出來兩支快
家伙。

“別動！我這有倆，你要用
哪個？
你那個長了鏽啦，一打准卡
壳。

今天不是那個風雨夜，
你動手動腳不許可。”
偽局長刷的一下臉色變，
真好象萬丈高樓失腳，大海
里斷纜崩舟桅杆折。

雙手一舉交了槍，
連一句整話都不會說。

“誤會……這完全是……誤
會。”

“別害怕，我問你到這兒干
什麼？要老實說！”

“報告您老人家西南特區來
人抓住一個女共產黨員。

“叫什麼？”

“叫江雪琴。”

“是你親自指揮把她捉的？”

“不不……是西南特區沈副
區長他作的。

這個事跟我一點沒牽扯。

我是奉命來護路，

先行十里來巡邏。”

說到這突然眼珠一轉不講
話，

心里暗暗直琢磨，

噉，老太婆這回不是專為來
抓我，

目的是來劫刑車呀。

想到這兒他挺起胸來一撇
嘴，

“老太婆你趁早離開茶館先
躲躲，

咱是井水不犯河水，

我查我的路，你劫你的車。

如不然，只要張咀喊一聲，
我的警察進來就能把你捉。

你要是開槍把我打，

今天你就再也甯想劫刑車